

转型经济中的贿赂与企业增长

李捷瑜 黄宇丰*

摘要 运用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 (EBRD) 在转型经济国家进行的 BEEPS 调查数据, 本文研究了转型经济中企业增长与贿赂的关系。控制了企业、行业、制度和宏观经济的相关因素, 以及控制了遗漏企业隐含特征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后, 发现企业的贿赂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贿赂能够通过降低官员掠夺 (“保护费” 功能), 或帮助企业获得资源 (“润滑剂” 功能) 来促进企业增长, 这体现了贿赂的 “关系资本” 作用。

关键词 贿赂, 企业增长, 关系资本

一、引言

正确认识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 是反腐败政策制定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对于企业, 腐败既可能造成纯粹的资源浪费, 也可能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 (Bardhan, 1997)。作为资源浪费的腐败将损害投资激励, 妨碍企业发展 (Kruger, 1974; Shleifer and Vishny, 1993), 而作为资源配置工具的腐败则可能成为企业扩张的一种途径, 贿赂从而成为企业的策略。

对于处在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 从企业策略的角度理解腐败问题, 或许更加恰当和重要。市场缺失、政府大量干预和管制经济活动 (孙刚等, 2005) 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个制度环境。政府的干预和管制, 例如税收政策、金融约束、法规行政程序等, 一方面有助于克服市场失灵¹, 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对经济, 特别是对企业活动造成伤害。在许多经济转型国家, 商业管制所产生的高成本已经是经商的主要障碍 (World Bank, 2003), 对企业增长造成显著负影响 (Norris and Inchauste, 2007)。此时, 企业将有强的动机采用贿赂策略, 促进自身的增长。

* 李捷瑜,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黄宇丰, 梯尔堡大学经济研究院。通信作者及地址: 李捷瑜,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 510275; 电话: (020)84110657; E-mail: lijieyu@mail.sysu.edu.cn。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09YJC790267)、中山大学经济研究所基地建设经费资助。作者对匿名审稿人的建议表示感谢, 对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纰漏责任自负。

¹ 特别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 许多经济转型国家发现完全市场自由化模式不能带来持续发展, 为了克服市场不完美或市场缺失, 经济转型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政府管制 (Kirkpatrick, Parker and Zhang, 2003)。

具体来说,企业会与官员建立起某种联系,从而形成对其有帮助的“关系资本”(relational capital)。关系资本可以帮助企业绕开法律、行政管制,或者通过非市场途径获取资源,起到“润滑剂”(greasing money)的作用;关系资本也可能帮助企业逃避税收,或减免官员的掠夺,起到“保护费”(protection money)的作用。在贿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进一步识别这些途径是否存在,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发展中国家腐败产生的根源。

运用“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BEEPs)的微观数据,本文试图逐步深入地企业层面考察:(1)在前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国家,作为企业策略的贿赂能否促进企业增长;(2)贿赂通过何种途径促进或阻碍企业增长。在控制了企业、行业、制度和宏观经济的相关因素,并克服了遗漏企业隐含特征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发现在经济转型国家中,企业的贿赂与销售增长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贿赂能够通过“润滑剂”或“保护费”的作用促进企业增长,即贿赂对企业增长的作用体现于“关系资本”。这些发现对于理解不少发展中国家反腐败进程缓慢的现象具有启发意义——政府的不恰当干预和管制制度或许是其中的深层原因。

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给出数据描述,第四部分初步考察贿赂对企业增长的影响,第五部分进一步分析贿赂对企业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的原因,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回顾

对于腐败与增长的关系,长久以来存在不同的理论观点。许多文献认为,腐败妨碍企业增长。Myrdal(1968)认为官僚会为了吸引腐败而故意拖延行政程序,从而腐败将导致官僚延迟(bureaucratic delay)的恶化。Krueger(1974)讨论了腐败带来的大量寻租成本对增长的危害,指出寻租行为的规模报酬递增将导致投资激励下降,从而妨碍增长。Murphy *et al.*(1993)讨论了由腐败的隐秘特点和不确定性造成极高的交易成本。这类文献强调腐败是政府官员的主动策略,是官员对企业的掠夺。因此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他们侧重于讨论如何从官员的选拔机制、薪酬机制以及立法执法机制等方面削弱官员腐败的动机。

然而,在不少研究中,腐败被认为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对企业增长有促进作用。概括而言,当市场缺失、政府管理僵硬或管制过度等制度环境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时,企业的贿赂行为将能帮助其回避这些不利环境,从而保证经济活动得以在稀缺资源的次优(second-best)配置下进行。在研究腐败如何促进企业增长的众多理论文献中,“润滑剂”假说以及“保护费”假说是常被讨论的两个途径。“润滑剂”假说指出贿赂能激励行政官员缩短审批程序、更快地发出许可证以及提高服务质量(Leys, 1965; Lui, 1985; Bailey,

1966), 贿赂还可能在市场缺失时起到与竞争性拍卖机制相似的资源配置结果, 从而使企业能在经济活动中较有效率地获取所需的资源 (Leff, 1964; Beck and Mahler, 1986; Lien, 1986)。“保护费”假说则是指贿赂能帮助企业逃避官员的掠夺。例如, 在产权保护弱的环境下, 企业通过向官员行贿来保护其财产, 使其免受侵犯 (Acemoglu and Johnson, 2003); 或在税赋过重下, 用贿赂方式减轻税收负担 (Cai, Fang and Xu, 2008)。上述文献的共同点是强调贿赂是企业在外不利制度环境下的发展策略。如何通过制度环境的改革和完善来削弱企业行贿的动机, 达到更优的资源配置效果, 是这类文献在反腐败问题上的讨论重点。

可见, 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途径的分析不仅涉及腐败的效率问题², 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加深对企业贿赂动机的理解。目前, 对腐败与增长的关系的经验证据没能带来清晰的结论。在宏观分析上, Mauro (1995) 用国家层面的感知指数衡量腐败, 实证分析得到腐败感知指数对人均 GDP 增长率和私有投资有显著负影响。Svensson (2005) 用相似的方法, 却发现腐败对增长的影响模糊。Méon and Weill (2008) 按制度效率的高低把国家分为两类, 从中发现在制度具有效率的国家中, 腐败对增长有害; 但在制度缺乏效率的国家中, 腐败促进了经济增长。

随着调查方法的完善以及大型调查数据的可得, 研究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微观文献在近年逐渐出现。相对于宏观数据, 使用调查数据具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 宏观数据忽略了微观个体的异质性, 会导致对微观经济参与者行为的估计偏差, 因此采用微观数据分析企业的贿赂行为更为恰当。其次, 在腐败的度量上, 宏观的感知数据只是序数概念, 并不能度量腐败的差异程度, 而调查则可以通过适当的问卷题目³对腐败给出直接的、可比的数量度量 (Reinikka and Svensson, 2004)。

在已有的微观分析中, Fisman and Svensson (2007) 使用对乌干达企业的调查数据, 发现贿赂阻碍企业增长, 并估计贿赂的阻碍作用是税收的三倍。他认为贿赂是官员的掠夺, 贿赂对行贿人 (被掠夺者) 会造成损害。Kuncoro (2006) 研究印度尼西亚的腐败问题, 发现贿赂与企业增长没有显著关系。Hellman, Jones and Kaufmann (2003) 则发现在转型经济中, 贿赂是企业俘获政府 (state capture) 的一个策略, 以此得到一些关键公共产品的服务, 贿赂因而与行贿企业的增长正相关。

² 贿赂与增长的研究, 特别是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包括本文的证据都并不能完全反映腐败导致的所有效率问题, 更不能反映腐败的社会福利问题。正如 Bardhan (1997) 所指出的, 腐败完全可能对某些经济参与与体有私有利益, 但由于外部性对整个社会有害。因此, 本文强调的是研究对于理解企业贿赂动机方面的启示。Cai, Fang and Xu (2008) 等微观文献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³ 例如后文介绍的 BEEPs 中调查的问题: “平均来看, 你估计一个像你们这样的企业, 一般会将总年销售额的百分之多少用做非官方的支付或礼物送给官员?” 就是对于腐败的基数概念的度量。

上述文献主要讨论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但缺乏从实证上对其影响途径的深入分析。目前,联系贿赂、企业行为和政府管制的微观实证文献也不多。其中, Svensson (2003) 直接考察企业所受管制程度如何影响企业的贿赂行为,发现是否贿赂与其面临的管制有关,贿赂是企业摆脱管制的一种策略。Dreher and Gassebner (2007) 采用 43 个国家 2003—2005 年的企业家数据,发现诸如建立新企业的复杂程序以及高的最低资本要求等政府管制会显著减少,而贿赂能显著地提高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从而证明了贿赂的润滑剂作用。Cai, Fang and Xu (2008) 运用对中国企业的报表数据和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企业的娱乐差旅费用对企业利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论表明向政府行贿的费用削弱了税收或管制对企业绩效的负影响,即贿赂有助于获得政府帮扶和减少政府勒索。

与上述微观文献相比,本文尝试更为全面、稳健地研究经济转型国家中企业的贿赂问题。第一,利用新的 BEEPS 调查数据重新估计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润滑剂”假说和“保护费”假说,从中得到有意义的新结论;第二,在估计过程中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以及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多方面的稳健性讨论。

三、数据与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urvey, BEEPS)。2005 年东欧和中亚以及 2004 年越南组成的 27 个转型经济国家的调查样本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此外,2004 年 6 个非转型发达经济国家的调查样本被作为比较样本。BEEPS 所有年份的调查都采用相同的抽样方法。在每个国家的样本中,各行业的企业比例依赖于被调查国家各行业在 GDP 中的比重;企业规模在两个员工到 1 万个员工之间分布。此外,抽样在企业的所有权分布、贸易企业比重和地点分布上都作了平衡的考虑,使所抽取的样本尽可能地反映被调查国家整体的商业环境。

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是企业所缴纳的贿赂。在 BEEPS2005 的调查问卷中,问题 40 询问企业的被调查者:“平均来看,你估计一个像你们这样的企业,一般会将总年销售额的百分之多少用做非官方的支付或礼物送给官员?”本文将这个变量称为“贿赂比例”,记为 Bribe。这种测量方法比主观感知的腐败指数更为直接和可比 (Reinikka and Svensson, 2004)。另一个重要的变量是企业被调查时前三年的实际销售额增长(经通胀率调整),作为企业增长的代理变量,记为 Growth。

参考 Cai, Fang and Xu (2008) 以及 Fisman and Svensson (2007) 等文献,本文使用受访人估计的税负强度(问题 54i) 衡量企业面临的税收负担,作为官员掠夺的代理,记为 Extort。为衡量企业面临的管制,本文使用受访

企业估计的“获得土地的困难程度”（问题 54f）以及“融资的困难程度”（问题 54a）分别作为管制的代理，记为 LandReg 和 FinanceReg。由于分层变量的回归结果难以解释，本文运用虚拟变量刻画上述变量。当受调查企业将其面临的税收当局（或土地管制、融资管制）评价为“明显阻碍”或“重大阻碍”时，税负（或管制）的变量取 1。

表 1 给出了关键变量在样本不同分类下的均值描述。从中可以看到，与由发达国家所组成的非转型国家样本相比，转型国家的企业增长较快；但同时，转型国家的企业贿赂、企业税收负担以及企业面临的土地、金融管制也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转型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相对滞后的制度环境建设共存的特征。在转型国家的样本中，不同地区的企业增长和商业环境呈现差异，企业增长较快的东亚、东欧东部、俄罗斯及中亚具有较高的贿赂均值，而不同地区管制上的差异则没有明显的规律。从转型国家的跨行业比较看，建筑业、采掘业以及房地产业分别是贿赂集中的前三位行业，而竞争性较强的行业，例如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的贿赂则较低，这与我们对腐败行业分布的直观感觉相符。表 2 呈现了企业增长、贿赂与其他关键变量的相关性，从中可以看到，企业销售增长率与贿赂比例正相关，同时贿赂比例与 Extort 等各个管制变量都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面临管制越多的企业，需要付出的贿赂也越多，同时贿赂越多的企业，销售增长越快。

表 1 核心变量的均值描述

	Growth	Bribe	Extort	LandReg	FinanceReg
转型国家	13.519	1.024	0.514	0.248	0.286
非转型国家	2.613	0.273	0.407	0.207	0.171
转型国家跨地区比较					
东欧东部	16.284	0.966	0.427	0.255	0.311
东欧南部	10.815	0.902	0.561	0.233	0.311
东欧北部	7.293	0.638	0.574	0.279	0.226
俄罗斯及中亚	15.518	1.410	0.551	0.262	0.266
东亚	18.964	0.922	0.370	0.163	0.344
转型国家跨行业比较					
采掘业	16.284	1.573	0.447	0.282	0.259
建筑业	18.164	1.618	0.548	0.313	0.300
制造业	13.196	0.962	0.545	0.240	0.336
运输仓储业	14.172	0.981	0.485	0.221	0.246
批发零售业	12.493	0.917	0.503	0.246	0.287
房地产业	15.944	1.057	0.440	0.245	0.174
餐饮旅店业	8.381	1.055	0.475	0.256	0.228
其他行业	12.103	0.857	0.472	0.229	0.152

表2 核心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Growth	Bribe	Extort	LandReg	FinanceReg
Growth	1				
Bribe	0.0115	1			
Extort	-0.0245	0.0872	1		
LandReg	0.0307	0.0827	0.2132	1	
FinanceReg	0.0751	0.0182	0.0556	-0.009	1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本文采用了衡量企业特征的微观变量以及衡量制度特征、经济运行的宏观变量。企业特征变量包括企业上一年的销售额(Firm_Size)、企业年龄的对数(Firm_LogAge)、企业是否大量参与对外贸易(Firm_Trade)、企业是否主要被外国资本控股(Firm_Foreign)。考虑到转型经济的特点,还包括:企业主观估计其在产品市场的市场势力(Firm_Power)、企业是否为商会会员(Firm_Connection),以及企业是否曾是国企(Firm_State)。宏观的控制变量包括:制度变量“法院公正无偏的程度”(Inst_Court),“政治体制是否为议会制”(Inst_System),衡量经济总体运行情况的“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率”⁴(Econ_Growth),以及七个行业虚拟变量(Dum_Ind_1至Dum_Ind_7,这里的基准行业是“其他”)。此外,为了稳健性,我们按附录表A-1的地域划分构建了代表前四个地区的地区虚拟变量,用以控制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无法完全捕捉的遗漏信息。附录表A-2对所有变量进行了详细描述。

四、贿赂与企业增长

(一)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用简单的多元回归讨论贿赂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有两种原因可能引发内生性问题,从而影响贿赂的系数估计:第一,由于其隐秘性,腐败的微观数据隐含了大量的测量误差;第二,遗漏的企业特征将通过与腐败和企业增长相关而影响系数估计。从Wald(1940)起,运用分组平均值作为解释变量的工具以减小测量误差和遗漏企业特征的影响,已成为常用的方法(Fisman and Svensson, 2007)。为了降低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类似地用企业贿赂的国家-行业均值作为贿赂的工具。具体地,本文估计如下模型1:

$$\text{Growth}_i = \beta_{\text{cons}} + \beta_{\text{brib}} \text{Bribe}_i + \beta_{\text{firm}} \text{Firm}_i + \beta_{\text{ctrl}} C_i + \mu_i, \quad (1)$$

⁴ 具体计算以1995年为开始年份,2005年为结束年份,利用几何平均公式计算年均增长率。所有国家的实际人均GDP都采用1990年美元衡量。

这里 Growth 表示企业的销售增长, Bribe 表示企业缴纳的贿赂占总销售额的比例, C_i 是上文提到的宏观控制变量, $Firm_i$ 是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 此处假设遗漏了 $Firm_i^{bid}$ ——不可观测的企业特征因素。Fisman and Svensson (2007) 把企业的贿赂分解成两部分:

$$Bribe_i = Bribe_i^{avg} + Bribe_i^{spc},$$

其中, $Bribe_i^{avg}$ 是企业所处行业-地区的贿赂均值, $Bribe_i^{spc}$ 就是企业所缴纳贿赂与贿赂均值的差异。这样的分解使得企业个体特征造成的影响只反映在 $Bribe_i^{spc}$ 上, 而 $Cov(Firm_i^{bid}, Bribe_i^{avg}) = 0$ 。因此, $Bribe_i^{avg}$ 一方面与 $Bribe_i$ 相关, 另一方面又与 $Firm_i^{bid}$ 不相关, 能够作为工具变量修正遗漏企业特征因素所造成的系数偏差。具体地, 本文以 Bribe 的国家-行业均值作为工具, 采用两步最小二乘法 (2SLS) 估计方程 (1)。

(二) 估计结果

表 3 的第 (1)、(2) 列分别是不加入行业、地区虚拟变量时对方程 (1) 的 OLS 和 2SLS 估计。第 (3)、(4) 列是先后加入了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的 2SLS 估计。第 (5)、(6) 列是对非转型经济样本的估计。括号中的系数标准差都经过了怀特异方差稳健修正和基于国家的聚类效应 (Cluster) 修正。

贿赂比例 (Bribe) 的系数反映了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从中发现在控制了众多宏观和企业特征变量的前提下, OLS 回归 (1) 的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 而采用 2SLS 估计后, (2) — (4) 列中贿赂对企业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 且不因行业、地区虚拟变量的加入而明显改变。这说明, 在转型经济国家中, 贿赂促进了企业增长, 是企业扩展过程的策略。OLS 和工具变量估计的差别表明了遗漏的企业特征变量和企业增长的关系刚好与它和企业贿赂的关系相反, 从而使 OLS 估计中贿赂的正影响过小。本文认为, OLS 估计有偏的根源在于官员会依据企业特征进行歧视性勒索。例如, 遗漏的企业特征可能刻画了其谈判能力, 企业选择的贿赂与其谈判能力负相关 (Svensson, 2003), 谈判能力高的企业在当前会得到官员服务的更低“价格”。

采用非转型经济样本的估计 (5) — (6) 中 Bribe 的系数非常不显著, 这与 Fisman and Svensson (2007) 中贿赂与企业增长显著负相关以及本文转型国家中贿赂与企业显著正相关的经验证据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说明, 贿赂是否会促进企业增长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表现。非转型经济的发达国家具有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与政府管制体制, 此时, 贿赂既不会成为企业的策略也不会成为官员的掠夺工具, 贿赂因而对企业增长没有影响。转型经济国家则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快速变化中, 市场缺失、政府管理僵硬或管制过度等计划经济中延续下来的外生管理制度环境导致了贿赂成为企业促进增长的策略。而对于非转型经济的落后国家, 例如 Fisman and Svensson

(2007)的研究对象乌干达,腐败更多地体现为官员从管制环节主动增设障碍,向企业进行掠夺的寻租行为,此时贿赂与企业增长负相关。

从(1)—(4)列,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转型经济中,各种控制变量对企业增长的影响。其中,相比于中型企业而言,小型企业的销售增长率平均低9%左右,而大型企业的增长率则高8%左右。⁵这表明大型企业在日常的商业行为中更有优势。另外,企业的年龄每增加1%,其销售增长率下降超过6%。这说明在转型经济市场上,老牌企业的增长率远不及新兴企业,而大型企业却具有很强的优势。与此同时,Firm_State和Firm_Connect的系数表明企业是否(曾经)是国企,以及企业管理层是否是商会成员,对企业增长均没有显著影响。Firm_Power衡量企业是否面临竞争性产品市场,发现拥有更强的市场势力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增长。制度层面的控制变量则显示面临更加公平的法院的企业显著地拥有更高的销售增长,而国家是否采用议会制以及经济增长率对企业增长没有直接影响。这些估计结果基本与直觉相符。

表3 贿赂与企业增长

	转型经济				非转型经济	
	(1) OLS	(2) 2SLS	(3) 2SLS	(4) 2SLS	(5) 2SLS	(6) 2SLS
Bribe	0.236 (0.33)	5.823*** (1.98)	6.038** (2.25)	4.489** (1.94)	2.799 (7.25)	-5.013 (4.46)
Firm_LogAge	-7.583*** (0.82)	-6.604*** (0.90)	-6.651*** (0.92)	-6.336*** (0.91)	-2.384 (1.23)	-4.092*** (0.74)
Firm_Small	-8.742*** (1.35)	-8.953*** (1.41)	-9.127*** (1.40)	-9.257*** (1.27)	-10.088*** (2.48)	-8.801*** (1.59)
Firm_Large	5.478*** (1.60)	7.690*** (1.75)	7.772*** (1.80)	7.585*** (1.71)	4.913** (1.45)	6.189** (2.46)
Firm_Trade	4.833*** (1.68)	4.619*** (1.50)	4.707** (1.70)	4.635*** (1.65)	4.471* (1.78)	4.023** (1.09)
Firm_Foreign	2.096 (2.46)	3.266 (2.40)	3.541 (2.41)	3.346 (2.49)	1.211 (2.96)	1.498 (3.53)
Firm_State	2.345 (2.06)	1.874 (2.14)	2.218 (2.14)	1.113 (1.99)	-1.103 (2.58)	-2.837 (3.51)
Firm_Connect	2.088 (1.70)	1.868 (1.84)	1.892 (1.81)	1.723 (1.76)	0.028 (1.22)	0.179 (1.05)
Firm_Power	-6.518*** (1.31)	-6.718*** (1.39)	-6.691*** (1.42)	-6.276*** (1.21)	-3.405** (1.28)	-2.438* (1.14)

⁵ 中型企业定义为上年销售额在10万—200万美元之间。这个区间之外分别为小型和大型企业。

(续表)

	转型经济				非转型经济	
	(1)	(2)	(3)	(4)	(5)	(6)
	O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Inst_Court	1.006 (1.26)	3.439** (1.62)	3.504** (1.64)	3.093* (1.58)	5.040** (1.90)	2.867 (2.26)
Inst_System	-1.337 (3.84)	-0.810 (3.62)	-0.677 (3.60)	0.739 (5.51)		
Econ_Growth	65.254 (70.18)	54.561 (64.42)	54.450 (63.52)	13.335 (73.08)	260.485* (115.57)	345.144*** (24.75)
常数	30.468*** (4.94)	21.250*** (6.29)	24.044*** (6.62)	28.808*** (7.92)	-3.719 (6.96)	5.439 (4.23)
行业虚拟变量	No	No	Yes	Yes	No	Yes
地区虚拟变量	No	No	No	Yes	No	Yes
观察数	6 223	6 223	6 223	6 223	3 449	3 449

注：*，**，***分别表示0.1，0.05和0.0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标准差，全部经过怀特异方差稳健修正和基于国家的聚类效应修正。非转型国家的回归中，Inst_System由于共线问题而被剔除。

五、贿赂促进企业增长的途径

第四部分的发现有别于非转型经济的发达与落后国家，转型经济的企业贿赂“促进”了企业增长。为了更深入了解贿赂、制度环境与企业增长的关系，这一部分将深入讨论贿赂促进企业增长的途径，检验贿赂是否为企业实现了“润滑剂”功能和“保护费”功能。理论上，收取企业贿赂的官员能够给予企业一定帮助，从而贿赂所购买的帮助称为“关系资本”。更进一步地细分，贿赂所形成的市场可能使支付意愿较高的企业获取资源（“润滑剂”功能）；同时，官员通过歧视性的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实现对企业的榨取，而企业可以通过贿赂官员而达到减轻或避免这种勒索的目的（“保护费”功能）。

（一）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为了考察贿赂通过“关系资本”作用对企业增长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2：

$$\text{Growth}_i = \gamma_{\text{cons}} + \gamma_{\text{regu}} \text{Regulation}_i + \gamma_{\text{cross}} \text{Regulation} \cdot \text{Bribe}_i^{\text{dum}} + \gamma_{\text{brib}} \text{Bribe}_i + \gamma_{\text{firm}} \text{Firm}_i + \gamma_{\text{ctrl}} C_i + \mu_i, \quad (2)$$

其中，Regulation代表政府管制；我们分别选取衡量企业所受到的有效税收、

土地管制和金融管制的变量,作为企业所受掠夺和管制的代理; $Bribe^{dum}$ 是描述企业是否存在行贿行为的虚拟变量,取1当且仅当 $Bribe > 0$; 使用 $Regulation \cdot Bribe^{dum}$ 作为交叉项(相应地变动它们的工具),不但能大大缓解 $Bribe$ 、交叉项和对应工具变量间的多重共线问题,而且使得贿赂的途径检验更加简单、直观。⁶从模型2的交叉项设定,可以得到:

$$\begin{aligned} & (Growth_i | Regulation_i = 1) - (Growth_i | Regulation_i = 0) \\ & = \gamma_{regu} + \gamma_{cros} Bribe_i^{dum}, \end{aligned}$$

上式表明交叉项系数 γ_{cros} 体现了贿赂作为“关系资本”的作用,即反映了贿赂的存在与否如何影响管制与企业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模型的估计,我们将检验如下零假设:

$$1. H_0^{cros}: \gamma_{cros} = 0$$

若 H_0^{cros} 被拒绝,而且 $\gamma_{cros} > 0$,则表示行贿的受管制企业的增长率显著高于不行贿的受管制企业的增长率,即验证了贿赂的“保护费”途径或“润滑剂”途径;若不能拒绝零假设,则表示以特定变量代理的“关系资本”效应不存在。

在上述检验的基础上,我们还想分析,与不受管制的企业相比,面对管制的企业进行贿赂后,企业增长的差异有多大,从而了解贿赂的“保护费”功能或“润滑剂”功能是否能够抵消管制对增长的影响。因此进一步验证如下假设:

$$2. H_0^{cros}: \gamma_{regu} + \gamma_{cros} = 0$$

若不能拒绝零假设,表示贿赂的“关系资本”作用刚好抵消了政府管制对企业的影响,此时不受管制的企业与受管制的行贿企业之间的增长率没有差异;若拒绝零假设,则表示两类企业间的增长率还是有显著差异。

直接估计方程(2)即可验证上面的两个假设。方程(2)遗漏了不可观测的企业特征,将导致 $Regulation$, $Bribe$ 以及交叉项系数估计偏差。工具变量的选取原理同第四部分。具体地,本文采用了 $Bribe$, $Regulation$, $Regulation \cdot Bribe^{dum}$ 的国家-行业均值作为各自的工具。

(二) 估计结果

1. 贿赂的“保护费”功能

这里用企业所面临的税负强度 $Extort$ 作为 $Regulation$ 的代理,考察贿赂是否具有保护费作用。 $Extort$ 代表了官员或政府对企业的掠夺,行贿企业将有机会避税。表4的第(1)列呈现出主要的估计结果,包括控制变量系数在内的完整结果见附录的表A-3。表4的括号内是系数估计的标准差,经过怀特

⁶ 其他变量的选取与模型1相同。

修正和国家-Cluster 修正。最后一行是对检验零假设 H_0^{cros} 的 Wald 卡方值。

表4 贿赂的“保护费”与“润滑剂”效应(简略)

	“保护费”效应		“润滑剂”效应	
	(1)	(2)	(2)	(3)
	2SLS	2SLS	2SLS	2SLS
Bribe	-13.424 (9.89)	1.887 (1.35)		1.809 (1.40)
Extort	-33.021** (12.87)			
Extort · Bribe ^{dum}	30.556* (15.71)			
LandReg		-1.924 (9.74)		
LandReg · Bribe ^{dum}		39.962*** (15.47)		
FinanceReg				7.309 (6.75)
FinanceReg · Bribe ^{dum}				27.335** (12.50)
观察数	6 223	6 223		6 223
$H_0^{\text{cros}}: \gamma_{\text{regu}} + \gamma_{\text{cros}} = 0?$	0.24	19.99***		16.35***

注：*，**，*** 分别表示 0.1，0.05 和 0.0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标准差，全部经过怀特异方差稳健修正和基于国家的聚类效应修正。已加入控制变量，详见表 A-3。下表同。

首先观察 Extort 和 Bribe^{dum} 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可以发现该项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拒绝了零假设 H_0^{cros} ，从而支持了贿赂的“保护费”假说。即，对于受到税赋管制的企业，缴纳贿赂的企业相比不缴纳贿赂的企业，增长率平均高出 30%，表明贿赂帮助企业绕开了官员的掠夺。再看 Extort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如果贿赂不存在，受税赋掠夺的企业增长率将比不受掠夺的企业增长率平均低 33%，这与 Norris and Inchauste (2007) 等的发现一致，即高的税赋管制对企业增长有负的影响。此时，通过进一步验证零假设 $H_0^{\text{cros}}: \gamma_{\text{regu}} + \gamma_{\text{cros}} = 0$ ，我们发现 Wald 卡方值为 0.24，该零假设不被拒绝。这说明，贿赂的“保护费”作用恰好抵消了企业税赋对增长的负影响。

2. 贿赂的“润滑剂”功能

关系资本的作用不仅能够体现于“保护费”功能，文献中更多地提到贿赂的“润滑剂”作用。此处用受访企业估计的获得土地的困难程度变量“LandReg”以及融资的困难程度变量“FinanceReg”分别作为管制的代理。表4的第(2) — (3)列呈现了相应结果。可以看到，交叉项都显著为正，表明无论是面对土地管制还是金融管制，行贿的企业增长率都显著比无行贿

的企业增长率要高,即贿赂有助于企业得到资源或避开约束,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再看最后一行的线性假设检验, H_0^{cross} 都被拒绝,而且 $\gamma_{\text{regu}} + \gamma_{\text{cross}} > 0$,说明受土地(或金融)管制的企业行贿后的增长率比不受管制的企业更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它意味着假设滋长腐败的外生性制度可以改变,有能力进行贿赂的企业也不会支持这一改变。

3. 稳健性讨论

首先,本文在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无法完全捕捉遗漏的信息。考虑到难以在加入行业-国家平均的工具变量的同时加入国家虚拟变量,我们按表 A-1 的地域划分构建了代表前四个地区的虚拟变量,并将其加入回归中。对比表 3 的(3)和(4)列,可以看到地区虚拟变量的加入对结果没有很大的影响。表 4 及表 5 所汇报的结果都已加入地区虚拟变量。

表 5 “保护费”与“润滑剂”效应估计的稳健性讨论

	(4)	(5)	(6)	(7)	(8)	(9)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Bribe	-6.158 (7.10)	1.119 (1.29)	1.601 (1.37)	-24.783* (14.81)	-4.099 (2.86)	-0.896 (2.67)
Extort	-21.926** (9.15)			-45.980** (20.11)		
Extort · Bribe ^{dum}	18.106 (11.35)			37.876* (20.44)		
LandReg		-16.489** (7.68)			-40.261** (18.66)	
LandReg · Bribe ^{dum}		51.714*** (14.70)			84.845** (35.66)	
FinanceReg			7.171 (6.73)			16.775 (21.34)
FinanceReg · Bribe ^{dum}			27.440** (12.38)			23.718 (32.43)
观察数	6 223	6 223	6 223	1 000	1 000	1 000
$H_0^{\text{cross}}: \gamma_{\text{regu}} + \gamma_{\text{cross}} = 0?$	1.04	17.53***	16.73***	0.35	2.85*	5.01**

其次,本文加入了衡量政府公共服务的工具变量:减去地区-行业均值的供电质量(Electricity^{demean})和电话服务质量(Telephone^{demean}),以修正可能存在的隐藏官员特征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这种做法仿照 Fisman and Svensson (2007)。估计结果见表 5 的第(4),(5),(6)列。与表 4 相比,估计结果没有大的变化。

最后,为了应对数据的测量误差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考虑将愿意接受再次调查的企业看做更精确的样本。考察同时接受了 EBRD 于 2002 年与 2005 年进行的两次 BEEPS 调查的企业(共 1 000 个),估计结果见表 5 的(7) —

(9)列。可以看到,除了样本量减小带来的标准差升高之外,估计结果没有太大变化。

作为小结,本部分确认了贿赂促进企业增长的原因在于贿赂能购买官员给予的好处(“关系资本”作用),而这种作用体现于帮助企业避税的“保护费”功能,以及帮助企业绕开管制的“润滑剂”功能。

六、结 论

本文使用了EBRD于2004年和2005年的BEEPS调查数据,考察被调查企业的销售增长与其缴纳贿赂占销售比例的关系,试图验证有关贿赂功能的两种假说,从而考察贿赂是否是推动企业扩张的“关系资本”。本文发现,在转型经济国家的样本中,贿赂促进企业增长;非转型经济的比较样本中结论相反。对转型经济样本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贿赂能够:(1)通过帮助企业减小官员的掠夺而促进企业增长(“保护费”功能);(2)帮助企业绕开管制或者获取难以得到的资源而促进企业增长(“润滑剂”功能)。本文的结论不会因为子样本的不同选取或方程控制变量的不同设定而发生大的改变。

反腐败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任重而道远的。本文的结论意味着反腐败不但需要法律的严格监管,而且更需要了解腐败(贿赂)行为背后的激励机制。如果腐败更多反映的是官员掠夺的实现,妨碍了企业发展,那么政府应该从腐败方着手,在官员选择、晋升以及报酬激励等制度上进行改善,这已在许多研究腐败的相关文献中提到。然而,本文发现,在转型经济中,腐败更多地起到调整资源配置的作用,贿赂因而形成企业策略,促使企业增长。此时,打击腐败需要更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如何完善不合理或缺失的经济制度,降低行贿方的激励,可能更为重要。例如本文提到的土地获取制度、融资制度、税收制度等,降低这些制度中官员的特权,代之以更具制衡力的管理制度或市场机制,或许能达到更好的反腐败目的。在如何推动不合理制度改革的问题上,本文发现,在某些现有制度下受管制的行贿企业比不受管制的企业得益更大,这意味着企业不但有当前制度下行贿的激励,而且极有可能不会成为这些制度改革的推动力。当然,本文并没有对如何改善某个经济制度提供更为具体的可借鉴材料,这也正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附录

表 A-1 参与调查的国家列表

经济转型国家列表:

- (1) 东欧东部: FYROM, Serbia and Montenegro, Albania, Croatia, Bosnia and Herzegovina, Slovenia, Ukraine, Belarus;
- (2) 东欧南部: Hungary, Czech Rep., Slovak Rep., Romania, Bulgaria, Moldova;
- (3) 东欧北部: Poland, Lithuania, Latvia, Estonia;
- (4) 俄罗斯和中亚: Georgia, Armenia, Kazakhstan, Azerbaijan, Uzbekistan, Russia, Tajikistan, Kyrgyz Rep.;
- (5) 越南。

经济转型国家列表:

- (1) 东欧西部: Germany, Portugal, Greece, Spain, Ireland;
- (2) 韩国(South Korea)。

表 A-2 所有变量的名称、含义以及计算方法或来源,均值和标准差

变量	含义	来源/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Growth	企业上年销售增长率	由 BEEPS 问卷 Q55a1 和 Q55b1 计算得到	13.519	38.659
Bribe	贿赂占销售额的比例	Q40	1.024	2.434
Extort	税务当局是否构成障碍	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54i \geq 3	0.514	0.500
LandReg	获取土地是否构成障碍	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54f \geq 3	0.248	0.432
FinanceReg	融资是否构成障碍	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54a \geq 3	0.286	0.483
Firm_LogAge	企业年龄(年)的对数	调查年(2005 或 2004)减去 Year (S1a)	2.377	0.436
Firm_Small	是否为小企业	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57acat \leq 4	0.255	0.401
Firm_Large	是否为大企业	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57acat \geq 5	0.201	0.359
Firm_Trade	是否为贸易企业	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7b \neq 0 且 Q15b=0	0.367	0.483
Firm_Foreign	是否为外资企业	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4aa=5	0.055	0.500
Firm_State	是否曾是国有企业	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5a=1	0.152	0.742
Firm_Connect	是否有成员隶属商会	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36a=1	0.371	0.482
Firm_Power	是否面对竞争产品市场	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11 \geq 3	0.488	0.227
Inst_Court	法院是否公正无偏	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27a \geq 3	0.630	0.483
Inst_System	是否实行议会制	来自 DPI 数据库的 SYSTEM 变量	0.439	0.496
Econ_Growth	1995—2005 年人均 GDP 年增长率(单位为 1)	EarthTrends 数据库汇报的 1995—2005 年的 1990 年不变美元人均 GDP,几何平均	0.052	0.025
Telephone ^{demean}	电话服务是否良好	先构建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5c \geq 3;再减去自身的国家-行业均值	0.000	0.327
Electricity ^{demean}	电力供应是否良好	先构建虚拟变量,取 1 如果 Q5d \geq 3;再减去自身的国家-行业均值	0.000	0.353

表 A-3 贿赂的“润滑剂”与“保护费”效应

	(1)	(2)	(3)	(4)	(5)	(6)	(7)	(8)	(9)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Extort	-33.021** (12.87)			-21.926** (9.15)			-45.980** (20.11)		
Extort • Bribe ^{dum}	30.556* (15.71)			18.106 (11.35)			37.876* (20.44)		
LandReg		-1.924 (9.74)			-16.489** (7.68)			-40.261** (18.66)	
LandReg • Bribe ^{dum}		39.962*** (15.47)			51.714*** (14.70)			84.845** (35.66)	
FinanceReg			7.309 (6.75)			7.171 (6.73)			16.775 (21.34)
FinanceReg • Bribe ^{dum}			27.335** (12.50)			27.440** (12.38)			23.718 (32.43)
Bribe				-6.158 (7.10)		1.601 (1.37)		-4.099 (2.86)	-0.896 (2.67)
Firm_LogAge				-6.628** (0.90)		-5.598*** (0.84)		-4.647* (2.60)	-4.541** (2.28)
Firm_Small				-8.553*** (1.59)		-7.937*** (1.38)		-10.043** (3.97)	-9.849*** (3.47)
Firm_Large				7.381*** (1.61)		7.148*** (1.52)		12.373*** (4.37)	9.243** (4.32)
Firm_Trade				4.719*** (1.37)		4.088*** (1.28)		8.566** (4.37)	4.607 (3.28)
Firm_Foreign				3.148 (2.53)		3.528 (2.43)		-1.079 (6.65)	3.174 (6.39)

(续表)

	(1)	(2)	(3)	(4)	(5)	(6)	(7)	(8)	(9)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Firm_State	1.615 (1.92)	1.391 (1.49)	0.087 (1.49)	1.393 (1.65)	1.272 (1.50)	0.089 (1.49)	-1.757 (4.96)	1.343 (3.85)	-1.233 (3.44)
Firm_Connect	-0.374 (1.95)	1.151 (1.25)	-0.419 (1.31)	0.571 (1.59)	1.079 (1.25)	-0.408 (1.31)	-0.738 (4.89)	3.104 (3.39)	2.254 (3.15)
Firm_Power	-7.695*** (1.55)	-6.738*** (1.07)	-6.504*** (1.04)	-7.085*** (1.29)	-6.916*** (1.07)	-6.488*** (1.04)	-10.055** (5.10)	-8.752** (3.46)	-5.415** (2.75)
Inst_Court	2.574 (1.65)	3.136** (1.22)	3.356*** (1.20)	2.598* (1.37)	2.992** (1.22)	3.271** (1.19)	-10.049 (6.66)	-0.475 (3.44)	0.747 (3.03)
Inst_System	0.432 (2.22)	0.940 (1.88)	0.282 (1.84)	0.566 (1.96)	0.664 (1.87)	0.272 (1.84)	7.348 (6.12)	1.395 (4.15)	1.348 (3.89)
Econ_Growth	-35.008 (41.48)	4.613 (28.10)	20.503 (27.50)	-14.543 (33.86)	21.133 (27.38)	21.063 (27.48)	66.814 (120.08)	130.789 (93.83)	80.933 (84.47)
常数	53.529*** (13.28)	26.227*** (4.32)	22.930*** (4.47)	44.380*** (9.75)	27.021*** (4.31)	23.203*** (4.46)	41.424 (26.34)	20.783 (19.03)	18.408 (16.79)
行业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察数	6 223	6 223	6 223	6 223	6 223	6 223	1 000	1 000	1 000
$\gamma_{\text{regu}} + \gamma_{\text{cross}} = 0?$	0.24	19.99***	16.35***	1.04	17.53***	16.73***	0.35	2.85*	5.01**

注: *, **, *** 分别表示 0.1, 0.05 和 0.0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标准差, 并经过怀特异方差稳健修正和国家的聚类效应修正。最后一行是对 H_0^{cross} 的检验, 汇报 Wald 卡方值。

参 考 文 献

- [1] Acemoglu, D., and S. Johnson, "Unbundling Institu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9934, 2003.
- [2] Bardhan, P.,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Issu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3), 1320—1346.
- [3] Bailey, D.,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in a Developing Nation",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66, 19(4), 719—732.
- [4] Beck, P., and M. Maher, "A Comparison of Bribery and Bidding in Thin Markets", *Economics Letters*, 1986, 20(1), 1—5.
- [5] Cai, H., H. Fang, and L. Xu, "Eat, Drink, Firms and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Entertainment Expenditures of Chinese Firms", Working Paper, 2008.
- [6] Dreher, A., and M. Gassebner, "Greasing the Wheels of Entrepreneurship? Impact of Regulations and Corruption on Firm Entry", KOF Working Paper No. 166, 2007.
- [7] EBR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urvey (BEEPS)*. New York: World Bank, 2005.
- [8] Fisman, R., and J. Svensson, "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3(1), 63—75.
- [9] Hellman, J., G. Jones, and D. Kaufmann,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31(4), 751—773.
- [10] Kirkpatrick, C., D. Parker, and Y. Zhang,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 Survey of Current Practice", Working Paper, 2004.
- [11] Krueger, 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 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 64(3), 291—303.
- [12] Kuncoro, A., "Corruption and Business Uncertainty in Indonesia",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006, 23(1), 11—30.
- [13] Leff, 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64, 8(3), 8—14.
- [14] Leys, C., "What is the Problem about Corruption?"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65, 3(2), 215—230.
- [15] Lien, D., "A Note on Competitive Bribery Games", *Economics Letters*, 1986, 22(4), 337—341.
- [16] Lui, F., "An Equilibrium Queuing Model for Brib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 93(4), 760—781.
- [17] Mauro, P., "Corruption and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3), 681—702.
- [18] Méon, P., and L. Weill, "Is Corruption an Efficient Grease?" Working Paper, 2008.
- [19] Murphy, K.,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2), 409—414.
- [20] Myrdal, G., "Corruption: Its Causes and Effects", in Myrdal, G.,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Vol. II.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1968.
- [21] Norris, E., and G. Inchauste, "Informality and Regulations: What Drives Firm Growth?" IMF Working Paper, 2007.

- [22] Reinikka, R., and J. Svensson, "Using Micro Surveys to Measure and Explain Corruption", Working Paper, 2004.
- [23] Shleifer, A. and R. Vishny, "Corrup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108(3), 599—617.
- [24] 孙刚、陆铭、张吉鹏, "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 《经济学(季刊)》, 2005年第4卷增刊, 第1—22页。
- [25] Svensson, J., "Who Must Pay Bribery and How Much? Evidence from a Cross Section of Fi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1), 207—230.
- [26] Svensson, J., "Eight Questions about Corrup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rospective*, 2005, 19(3), 19—42.
- [27] Wald, A., "The Fitting of Straight Lines if Both Variables are Subject to Error", *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940, 11(3), 284—300.
- [28]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in 2004: Understanding Regul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orruption and Firm Growth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JIEYU LI

(*Sun Yat-sen University*)

YUFENG HUANG

(*University of Tilburg*)

Abstract Using the BEEPS data provided by EBR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growth and its paid bribery. Controlling for firm characteristics, industries, institutions and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handling the endogenous problem caused by hidden firm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find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bery and firm growth. In addition, bribery is found to lower predatory taxes and to help firms gaining relational capital.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protection money" and "greasing money" hypotheses.

JEL Classification D73, L2, O1